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李白與杜甫

傅東華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 白 與 杜 甫

傅 東 華 著

百 科 小 叢 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葛

種千一集一第

甫 杜 與 白 李

著 華 東 傅

路 南 河 海 上

五 雲 王

人 行 發

路 南 河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刷 印

埠 各 及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行 發

版 初 月 二 十 年 二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究 必 印 翻 權 作 著 有 書 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LI PO AND TU FU

BY FU TUNG HUA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 序

要研究一個人和他的作品，大概有兩種功夫可用：一是考證的功夫，一是批評的功夫。——前者屬於歷史的研究，後者屬於文學的研究；本書的性質即屬於後者。

關於李杜生平的事蹟，經自來箋註家和年譜家的一番爬搜抉剔，雖尚有許多問題不能解決，但似乎已再沒有考證的功夫可用。所以本書對於這一方面，並沒有新鮮的貢獻。

本書的目的，在試以一種新的方法來解釋比較李杜的作品，希望讀者容易了解他們的性質和異同，並希望他們能用類此的方法去研究別的詩人。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編者，於上海。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目錄

- 一 詩的兩條大路……………一
- 二 自來批評家的李杜比較論……………三
- 三 遺傳的影響與少年時代……………八
- 四 「歸來桃花巖」與「快意八九年」……………一五
- 五 居長安的經驗不同……………二〇
- 六 人生觀的根本差異……………二七
- 七 同時代的不同反映……………四一
- 八 晚年的不幸相彷彿……………五二
- 九 兩詩人的共同命運——客死……………六三
- 十 從純藝術的觀點一瞥……………六七

# 李白與杜甫

## 一 詩的兩條大路

詩的派別不同，有如詩人的面目：決沒有兩個詩人的面目是完全相同的，也決沒有兩個詩人的歌唱是完全共鳴的。然而在這樣的千差萬別之中，我們仍可以見出詩人所走的實不外兩條大路。

詩人不外以個人爲本位和以外物爲本位兩種：前者，批評家謂之主觀的詩人；後者，謂之客觀的詩人。客觀的外物是有限制的；所以客觀的詩人，無論氣性上、藝術上如何差異，他們的作品，總不外是外物的反映——逃不出現實的範圍的。主觀的詩人不然：因爲個人的想像境界可以自由創造不受限制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往往隨作者個人的氣性，而表現各種超出現實的境界。

但這種派別的區分，並不就是品行優劣的標準。主觀的詩人，有成功的，有失敗的；客觀的詩人

也有成功的，有失敗的。古今中外的不朽文壇上，這兩派的詩人各有代表，我們不能說那一派的價值在那一派之上。

至於自來詩人之所以分走這兩條大路，一半是先天的關係，如遺傳性、本人的氣質等；又一半是後天的關係，如教育、境遇、遭際、時代等。而氣候、地帶的關係也頗不少：大概北方以客觀的詩人居多，南方以主觀的詩人居多。所以在歐洲、北歐——如斯干的那維亞及俄國——常產客觀的詩人，南歐——如意大利——常產生主觀的詩人。

在中國古代，北方文學國風的作者，大都是客觀的詩人；南方文學楚辭的作者，完全是主觀的詩人。

中古詩壇的兩個第一流作者——李白和杜甫——雖沒有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區別，但以別種原因，前者成爲主觀詩人的代表，後者成爲客觀詩人的代表；分道揚鑣，各自佔有詩壇上永久的地位。



## 二 自來批評家的李杜比較論

宋祈的新唐書杜甫傳云：「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可見李杜的名字，在當時便已並稱的。後來的批評家因把二人作種種的比較，並且品評他們的優劣。我們將這些批評歸納起來，大概可分爲三派：第一派是右杜黜李的，如元稹說——

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sup>1</sup>

①元稹的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敘。

同時的詩人白居易也屬於這一派，他說：——

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追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颯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sup>2</sup>

●白居易與元微之書

又如宋朝的葛立方竟說——

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sup>1</sup>

①見韻語陽秋

第二派是賞愛李白而不悅杜甫的。如宋之楊億，不喜杜詩，謂之爲「村夫子」。<sup>2</sup>歐陽修亦然。<sup>3</sup>如明之楊慎論太白之荊州歌，謂——

有漢謠之風，唐人詩可入漢，魏樂府者，惟太白此首……而止。杜子美卻無一篇可入此格。<sup>4</sup>

②見所著武夷新集

③中山詩話云：「歐公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道稱李杜。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

曉。然於李白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超飛揚，爲感動也。」

①見楊升庵外集。

又云——

盛弘之荊州記狀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病也。」杜子美詩：「朝發白帝，暮到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扁舟已過萬重山。」雖同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別。今人謂李杜不可以優劣論，此語亦太憤憤。<sup>1</sup>

①見楊升庵外集。

這雖只是列舉的論調，但他的右李黜杜，已是顯然。至於王穉登，便直說——

李能兼杜，杜不能兼李，李蓋天授，杜由人力。<sup>2</sup>

②見所作李翰林分體全集序。

軒輊之意，益發明顯了。

這樣品隲高下的批評，大概都是憑着批評家個人的趣味的；我們若不承認個人的趣味為可

靠的批評標準，那末對於上面這兩派的論調也就不能有所左右袒。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持模稜兩可的態度，是說我們應該根本否認這種批評的成立；因為凡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東西，我們只能辨別牠們的差異，而不能品評牠們的優劣。譬如音樂，有高抗激昂之音，有沉鬱悲涼之調，當然各有各的好壞，各有各的價值；我們若必憑着自己的趣味而論其孰優孰劣，那豈不是無謂嗎？

第三派的批評家，則於李、杜無所軒輊；如唐代的韓愈云——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sup>1</sup>

①調張籍詩。漁隱叢話云：「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愈不以爲然，作詩曰：『李杜文章在，……爲微之發也。』」

他以爲李白在李白的立場爲第一流，杜甫在杜甫的立場爲第一流；此論實最得體。又如清代的乾隆帝，也主張李杜無可軒輊，他說——

有唐詩人，至杜子美氏，集古今大成，爲風雅之正宗；譚藝家迄今奉爲矩矱，無異議者。然有同時並出，與之頡頏上下，齊驅中原，勢均力敵，而無所多讓——太白亦先古一人也。

又說——

李杜二家，所謂異曲同工，殊塗同歸者，觀其全詩可知矣。太白高逸，故其言恣縱不羈，飄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意；子美沈鬱，其言深切著明，往往窮極筆勢，盡乎事之曲折而止。

更說明所以「同」的地方道——

若其蒿目時政，疾心朝廷，凡禍亂之萌，善敗之實，靡不托之歌謠，反覆慨歎，以致其忠愛之志。其根於性情，篤於君上者，按而稽之，固無不同矣。至於根本風騷，馳驅漢魏，擷六朝之菁華，掃五代之靡曼，詞華炳蔚，照耀百世，兩人又何以異哉？<sup>1</sup>

①見唐宋詩醇序。

我們看他這段議論，覺得他對於李杜無所軒輊的態度是可尊重的；可惜他既知其異，而又必指出「忠愛之志」，「篤於君上」一點，認為「同歸」之處，那就不免有些牽強附會了。而且他論兩人的異點，雖亦未嘗不有些道着，卻仍舊只是一方面的觀察，而又沒有說出所以然來。我們若要精密比較李杜的異同，就須從各方面——例如他們的氣質、境遇、遭際等等——加以觀察；這樣觀察的結果，我們若只見其異，而不見其同，那也沒有什麼要緊；因為既「殊塗」了，不必一定要「同歸」。

的，而況他們已經有所不能不同的了——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同的；他們在中國詩壇上所享的名譽是同的。

### 三 遺傳的影響與少年時代

我們相信一個人的作品和別一人的作品所以不同，完全繫於作者的人格。我們又相信作者的人格所以彼此差別，先天的遺傳性質有很大影響。我們現在且先就這一點來看李杜二人的異同。

李白的族人李陽冰所作草堂集序云——

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累世不大曜……神龍之始，逃歸於蜀。

宋祈的新唐書李白傳亦云——

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

范傳正的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又云——

父客，因逋其邑，遂以客爲名。

如是，他的近祖和生身之父，都是改名易姓的犯罪者了。我們若根本不信遺傳性對於一個人的人格有什麼影響則已，果信其有，那末就不能不承認李白本人「少任俠，嘗手刃數人」的<sup>1</sup>行爲便是受遺傳的影響。大抵犯罪的行爲，不外是一種變態心理的表現。這種變態心理的方式至不一；其在李白，則因稟受這種變態心理的遺傳，而遂形成他的「瓌奇宏廓，拔俗無類」，「慷慨自負，不拘常調」<sup>2</sup>的性格。而且他的祖先自隋末（約西元六一七年）徙居西域，至神龍初（西元七〇五年）始逃還，其間相隔將近百年，至少已歷兩代。這樣與異族的風俗日相渲染，而與中原的文化久相隔絕，以遺傳的關係解，似乎於李白的性情也不無影響。

①見魏顯的李翰林集序。

②范傳正的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

再看杜甫的家世。他是由純粹文士的血統傳下來的，他的遠祖，是晉朝儒將，著名的左傳註釋家杜元凱（預）；他的祖父是初唐大詩人之一的杜審言。父閑，我們雖祇曉得他以奉天令終，文字

亦不傳；但我們看杜甫家境的窮迫，可斷定他至少是個廉吏。

①見唐書杜甫本傳。

如是，杜甫身上含着純粹文士的血液，所以他生成一副忠厚沉着的性情，富於同情心；而一生謹守儒教的範圍，未嘗有奇誕放浪的思想和行動。至於他祖父那種自負的性情，他雖也承襲了一點，後來却爲境遇和實際所矯正了。

②審言恃才高以傲世……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風宋作衡官，吾筆，當得王羲之之北面。」其矜誕類此……初審言病甚，宋之間，武平一等省候如何。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尙何言？然吾在，久醫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見本傳）

③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隣。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可見他少年時也自負不凡。這雖是早熟的文人的常態，也可說有點遺傳的關係。

以這樣絕然不同的遺傳性爲出發點，李杜二人一生的思想行爲，自然要走分歧的道路：一個



本着破壞現實的精神，所以對於現實具有一種離心力；一個不能擺脫現實的束縛，所以對於現實具有一種向心力。離心的重主觀，而無時無地不務超實；向心的重客觀，而一語一言皆求刻實。如是，他們一個成爲主觀詩人，一個成爲客觀詩人的運命，先天上便已注定了。

但兩人畢竟俱是天才，所以關於夙慧一點，是他們所同的。李白「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sup>1</sup>而其贈張相鎬詩云——

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

①上安州裴長史書。

杜甫壯遊詩云——

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他們又都是自覺他們的天才而熱心於功名者——這也是相同之點。但是他們求出身的目的和塗術却又不同。杜甫的目的在——